

江蘇鹽城候鳥樂園

世界級濕地

中國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第一期）位於江蘇鹽城，其東部沿海45萬公頃海塗濕地，是太平洋西岸亞洲大陸邊緣面積最大的海岸型濕地；擁有兩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世界野生丹頂鶴種群數的60%生活在這裏，被列入世界重點濕地保護區。



稀有鳥驛站

有關區域為23種具有國際重要性的鳥類提供了棲息地，支撐了17種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公布的瀕危物種的生存，包括1種極危物種、5種瀕危物種和5種易危物種。該區域還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遷徙候鳥勺嘴鶯（下圖）、小青腳鶯的存活依賴地。



觀鳥者天堂

江蘇鹽城西部地處里下河地區腹地，大縱湖、九龍口、馬家蕩等湖泊水域面積近1萬公頃，為典型的潟湖型湖蕩濕地，被譽為「金灘銀蕩」「魚米之鄉」。成立於1983年的江蘇鹽城珍禽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核心區位於斗龍港與新洋港出海口之間，面積1.73萬公頃，區內有鳥類379種，是著名觀鳥旅遊勝地。



◀每年3月，候鳥都會飛來「萬鳥天堂」小島棲息繁衍。
受訪者供圖

▶江蘇鹽城濱海縣農民于連富將鳥視作子女，精心呵護。
受訪者供圖

村民護林四十載 荒島變身萬鳥園

守護大自然 5

12月7日，今年76歲的江蘇鹽城濱海縣農業產業園區夾堆村村民于連富吃完早餐便徑直穿過越河岸堤，走進三面環水的小島例行巡視，這條小路于連富一走就是40年：「明年3月，大批候鳥就要到島上築巢孵化，我要為牠們『打前站』，得扶正倒伏的樹木，還要查看有沒有捕鳥網具等危險源。」40年前的荒島如今林木繁茂，棲息的鳥兒逾5萬隻，成為「萬鳥天堂」。于連富將護林護鳥變成了畢生追求，像愛護孩子一樣愛護來島上棲息、繁衍的鳥類。他說：「聽到鳥的叫聲感到非常幸福，比在任何地方都舒服。」

大公報記者 陳旻濱海報道

1980年，濱海縣原大套境內興建水利工程，形成了一個三面環水面積十餘公頃的小島。「因居住地被水利建設工程徵用，我被大套翻水站聘為護林員，每月工資24元人民幣，負責翻水站境內50畝林地及越河大壩林木的守護和管理工作，成為這個島上唯一的護林員。當時我35歲。」回憶最初的護林員經歷，于連富說，1980年，那時小島上的刺杉才一人多高，只有幾隻白鷺飛來在樹上做窩、下蛋，孵化小鳥，第一年就孵化了上百隻。鳥兒越聚越多，「到了第二年，就孵化了千餘隻白鷺，多了十倍！」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島上刺杉、刺槐、毛竹、柳樹等多種樹種郁郁葱葱。白鷺、灰鷺、斑鳩、蒼鷺、翠雀、野雞、啄木鳥、池鷺、黃鸝、黑鸛等候鳥盤旋樹梢之上，繁衍生息，密密麻麻的鳥窩布滿了樹林，到了1985年，僅每年來島上棲息的鷺鳥上萬隻，其中有些鳥還屬於國家一級保護動物。

于連富說，「樹長得好，鳥才會來搭窩棲息。」如今，小島的林地中間有刺杉，外圍有刺槐，北面有柳樹，南面有竹林，東邊有柿

樹。柿樹的深黑，柳樹的蔥綠，刺槐的翠綠，毛竹的淡黃，綴上刺杉的紫紅，遠遠望去層巒疊翠。每年的四月初，成千上萬的多種候鳥來這裏棲息繁殖，春、夏、秋季節，每天早上或傍晚數以萬計的鳥從四面八方飛進飛出。

「鳥是人類的朋友 不能逮」

大套翻水站管理處在小島上種植了兩千多棵刺杉樹，于連富的職責是看管這些樹木不被破壞。「一人多高的樹，卻正是孩子們最喜歡攀爬的。」



▲于連富指着鳥窩說，小孩子就能用根小棍子把鳥窩一挑，把蛋拿走。
大公報記者陳旻攝

「1985年後，每年都有小孩到島上掏鳥蛋，我每天沒收打鳥的彈弓有2、30把。」于連富說，自己年輕時脾氣壞，搗蛋的孩子不敢使壞，「我一聲喊，就能嚇住小孩。」

夜裏看到有人用氣槍打鳥，于連富就打110報警。「幾年前一天夜裏，有4個人帶了4把氣槍，用4隻手電筒來回照，我喊也不睬，我就打110，找來派出所警察。」

1990年，有個社會青年帶個蛇皮口袋，偷偷在島上逮了半口袋鳥，于連富發現後就緊跟在後面追他。追上後，于連富質問他：「你提的什麼東西？你曉不曉得鳥是我們的朋友？」青年只好說，「怪我，我錯了。」

于連富奪過蛇皮口袋一看，裏面裝了半口袋鳥，有28隻！「我心疼地把牠們逐一送到樹枝上去，讓牠們飛走。」于連富對青年說：「以後不但你不要來了，還要向其他社會青年宣傳，鳥不能逮！」「他連聲說『我錯了、錯了』。」于連富嘆了口氣，說，「這個小青年承認錯誤之後，我就放了他。」

愛鳥如子 全家齊上陣

「這些鳥每年3月底來，到9月底就走光。只要是在島上孵化出生的白鷺都會回到這裏。」一說起鳥，于連富便神情柔和，黝黑的臉龐滿是慈愛。「我從小就喜歡鳥，鳥是人類的的朋友，是生態的使者，不應該讓這些精靈受到傷害。」

濱海當地對於連富的評價是「視鳥如生命，愛鳥如子女」。2012年6月，于連富當選江蘇省首屆「生態文明使者」；2019年5月，他當選鹽城市首屆「生態衛士」。

這40年間，愛鳥護鳥成為于連富生活的全部內容。他每天早上四點多就起床，在小島上沒有路的草叢中來回巡邏好幾遍。為了護鳥，1993年，于連富乾脆就在島上鳥兒做窩的地方砌了兩間瓦房，吃住都和鳥兒在一起，時刻不離。因為瓦房，「一不注意，小孩子就能用根小棍子把鳥窩一挑，把蛋拿走。」

「全家人一天到晚死看。」于連富說，平日家裏人吃飯都輪換着吃，始終保持有一人在樹林間不間斷巡邏。

「我一家子，老婆，5個孩子，一直跟着我巡查護鳥。」每逢颶風下雨，往往是于連富一家最忙的時候。剛孵出的小白鷺一旦被雨水打落到地上，如果救治不及時，很快就會死掉。

「大雨一打，我就帶着老婆孩子在島上細細巡查。全家人把陷進爛泥地裏的小鳥抱起來帶回家去，小心地用手絹擦乾羽毛，等雨停了，再放回到林子的樹幹上，讓小白鷺爬到高處曬太陽。如果不管，牠們就要被凍死。」于連富滿臉心疼。



話你知

黑鸛：國家一級保護動物

- 鶴形目鶴科鶴屬的一種大型涉禽
- 又名黑老鸛、撈魚鶴
- 成鳥體長為1-1.2米，體重2-3千克
- 嘴長而粗壯，頭、頸、腳均甚長，嘴和腳為紅色
- 身上羽毛除胸腹部為純白色外其餘都是黑色
- 由於其在中國的珍稀程度，被譽為「鳥中熊貓」

▽鳥在緊挨着小島的河面戲水玩耍。
受訪者供圖



住船六年 護鳥不圖報

初中畢業的于連富身板壯實。「為了護鳥，我和妻子還曾經在這條船上住了6年。」順着于連富手指的方向，緊挨着小島的小河岸邊，靜靜泊着一條小船，距離小島不到100米。

1993年，管理處未再續聘于連富。「24塊錢也沒有了，之後我看林全是無償的，護鳥更是自願的。」家門口有條小河，于連富與妻子以養魚、種菱角謀生。

「我捨不得這些鳥，一天不漏，還是每天要到島上去巡查，從來不去外地旅遊。」2002年，島上的兩間小屋被拆除，于連富說，「我們家有條小船，我請木匠做了個棚子，跟老婆整晚上就睡在船上，徹夜保持着警覺。」于連富回憶道，一聽鳥「嘎嘎」喊叫，老婆就說，「快、快，島上有

人」，「我們就趕緊爬起來，直接上岸，往樹林裏跑。」

「冬天下雪，我們也住在船上。」于連富與妻子在這條小船上住就是6年。

于連富還記得，1997年的一天，他在樹林裏發現一隻被彈弓打下來已不能飛的白鷺，撲閃着翅膀在泥土中掙扎着。「我趕緊把牠抱起來帶回家，清理牠腿上的傷口，再用紗布仔細包紮。」這隻白鷺在于連富一家的精心照顧下，養好傷飛走了。

平時看到逮鳥的成年人、掏鳥蛋的小學生，于連富總是耐心地給他們講述保護鳥類的重要性，掛在嘴邊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鳥是人類的的朋友，我們不能傷害朋友，要保護牠們。」于連富說，這句話被他掛在嘴邊四十年了。

奉獻終身 寄望接班人

40年的光陰，將于連富從黑髮壯年變成白髮老人。不過，最令他開心的是，愛鳥護鳥後繼有人。自己的五個孩子只要有時間就會來幫他巡林，「每年放暑假的時候，我的孫子于忠林和孫女于文靜會過來陪我一起住，每天我們一道進島巡查兩次。」

秋天的時候，一些熟人和鄰居也會拿着網或者彈弓來逮鳥，「我同樣不留情面，把網跟彈弓都繳了！我家的摩托車車筐裏有很多的彈弓，都是守林繳獲的『戰利品』，每年至少要收繳50把彈弓。」

冬日寂靜小島上，密密的樹木裸露着枝幹。半空中的樹枝上，到處可見的鳥窩，溫存地彌散着飛鳥的氣息。于連富說，進入四月後，早晨和傍晚，森林裏會有上萬隻候鳥飛進飛出，黑的來了黑一片，白的來了就是白一片，看不到雲頭，半邊天被遮住，場面十分壯觀。

妻子已經去世。作為守護荒島四十載的「生態衛士」，于連富登上2020年11月「江蘇好人榜」。「我把得來的那些獎盃全放在愛人遺像前」，「我說『你對這方面認識也是很高的，我得獎了，給你歡喜歡喜。』」

妻子離世後，于連富住回河對岸兩里地的房子裏。「雖然不太方便，但我還是一天十多個小時在島上看守。有時候，聽到鳥兒嘍嘍喳喳吵鬧，估計有人偷偷打鳥了，就算是半夜也要奔過來制止。」